

范曾說十二生肖

(图文本)

范曾 著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创于 1897

(图文本)

范曾
著

范曾十二生肖

大真自題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8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范曾说十二生肖 / 范曾著; 薛晓源编.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8

ISBN 978 - 7 - 100 - 15649 - 3

I . ①范… II . ①范… ②薛… III . ①十二生肖—文化研究 IV . ①K892.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302742 号

权利保留, 侵权必究。

范曾说十二生肖

范 曾 著

薛晓源 编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 - 7 - 100 - 15649 - 3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开本 787 × 1092 1/16

2018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8 1/2 插页 1

定价: 65.00 元



25

25

25

范曾 1938年生于江苏南通，中国书画大师，著名国学家、诗人。现为北京大学讲席教授，中国画法研究院院长，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名誉文学博士，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生导师、终身研究员，南开大学终身教授，南开大学文学院、历史学院博士生导师，南通大学终身教授，稽山书院、盘山书院院长。2008年获法兰西公民之星金质勋章。2009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任命为“多元文化特别顾问”。2010年9月，法国总统萨科齐向范曾先生授予“法国荣誉军团骑士勋章”。2011年获“中华艺文·终身成就奖”。2015年6月30日，意大利总统塞尔吉奥向范曾先生授予意大利共和国大将军勋章。

范曾先生出身于中国延绵四百五十年不断十三代诗人的著名文化世家。他于文、史、哲诸领域博古通今、通邮中西，提倡“回归古典、回归自然”，身体力行“以诗为魂、以书为骨”的美学原则，对中国画的发展厥功至巨，开创了“新古典主义”艺术的先河。他的文、史、哲著述中，所透露的人文关怀为国内外学界所共称，而其文章之雄奇优美，多次被誉为海内之首选。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多元文化特别顾问，曾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回归古典、回归自然”“趋近自然”“根本善”的专题报告。1984年，日本冈山县建立范曾美术馆，为中国于世界唯一享此殊荣者。1986年，范曾先生捐建南开大学东方艺术大楼。范曾先生宅心仁厚，慈爱博施，曾被命名为“中国十大慈善家之一”。

范曾先生笔耕不辍，著作等身，著有《大丈夫之词》《中国画研究法》《经史漫步》《范曾诗稿》《庄子显灵记》《范曾简墨》《尊贤画集——范曾与八大山人神会》《范曾诗文集》《范曾诗稿》《范曾散文三十三篇》《老庄心解》《论文学》《趋近自然》《范曾海外散文三十三篇》《大木葱茏》等约150部，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130部。

范曾先生有二十四字自评：痴于绘画，能书；偶为辞章，颇抒己怀；好读书史，略通古今之变。

目 录

再拨迷雾（代序） / 001

干支与生肖的迷雾 / 007

说 鼠 / 021

说 牛 / 031

说 虎 / 041

说 兔 / 049

说 龙 / 057

说 蛇 / 065

说 马 / 071

说 羊 / 079

说 猴 / 085

说 鸡 / 099

说 狗 / 105

说 猪 / 113

十二生肖动物组图 / 118

再拨迷雾（代序）

王引之(1766—1834)的《经义述闻》，是迄今为止对“太岁”一词考证最详的一本古代训诂研究著述。他认为：“太岁所以纪岁也，其名有六：太岁一也，太阴二也，岁阴三也，天一四也，摄提五也，青龙六也。”据他说《淮南子·天文训》称“青龙”“天一”“太阴”皆有赞颂“天神之贵者”之意；《尔雅》谓之“太岁”；《史记·天官书》谓之“岁阴”；《甘石星经》谓之“摄提”。至此，太岁的六种名称之出处一一陈明。我们讲屈原的《离骚》：“摄提贞于孟陬兮”，这“摄提”正是指的太岁。而王引之的综论古籍，指出太岁作为星名，称谓有异而实一，厥功至巨，也为我们研究天干地支提供了精审的法门。

王引之又进一步提出：“岁星为阳，右行于天；太岁为阴，左行在地”，这就是天干与地支的发轫。而许慎《淮南鸿烈解诂》则称，岁星在天为雄，太岁所以名太阴者，“正取在地之义，安得谓太阴非太岁乎？”则于前人“太阴非太岁”之伪说，彻底颠覆之。以纪年者，在天为岁星，在地为太岁之义遂彰明于世。

我们知道岁星在天，而太岁在地。岁星即木星，由西向东运转，所谓“右行于天”。而太岁则是人类为应和岁星岁行三十又十六分之七度，十二岁为周所虚拟的“左行在地”的星辰，由东而西运转。至此，仅以岁星在天体中运行一周约十二年的岁星纪

年，则转化为六十年一轮回的干支纪年，它的一切优点在我的《干支与生肖的迷雾》一文中有所阐述。

天干与地支的原始岁阳和岁名（岁阳以记十天干，而岁名则记十二地支）的怪诞奇谲，成了一个不解之谜。而南宋渊博的学者洪迈（1123—1202）在《容斋随笔》中，则有一段精辟之说：“岁阳、岁名之说，始于《尔雅》。太岁在甲曰阏逢，在乙曰旃蒙，在丙曰柔兆，在丁曰强圉，在戊曰著雍，在己曰屠维，在庚曰上章，在辛曰重光，在壬曰玄，在癸曰昭阳，谓之岁阳（范按：即指木星——岁星‘右行于天’的十个称谓）。在寅曰摄提格，在卯曰单阏，在辰曰执徐，在巳曰大荒落，在午曰敦牂，在未曰协洽，在申曰滩，在酉曰作噩，在戌曰阉茂，在亥曰大渊献，在子曰困敦，在丑曰赤奋若，谓之岁名（范按：即指人类虚拟之太岁星‘左行在地’的十二个称谓）。”以我之见，今人所惯用的“岁在”二字，是包含着岁阳之“岁”（天干）和岁名之“岁”（地支）这双重意义的。

因了这名称的奇谲不测，加上后来的使用者如司马迁之《史记·历书》，又有种种的变异，如阏逢为焉逢（范批：《史记·历书》载：“太初元年，岁名‘焉逢’”；《汉书》又载作“阏逢”。下述名称之变异，皆类此），旃蒙为端蒙，柔兆为游兆，强圉为强悟，著雍为徒雍，屠维为祝犁，上章为商横，重光为昭阳，玄为横艾，昭阳为尚章，大荒落为大芒駸，协洽为汁洽，滩乃为赤奋若，作噩为作鄂，阉茂为淹茂，大渊献、困敦更互，赤奋若乃为汭汉，由于和《尔雅》所开列之名称有的音近而司马迁似有所意蕴寄托，因之，译方言之音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以洪迈之博闻强记，大感

一头雾水，乃有“此盖年祀久远，传写为讹，不必深辨”之喟叹，并斥之为“强解事者所作”，非无由也。

由于近人与古代语言之阻隔，误以太岁即木星，又误以为太岁非太阳，实是不知道“岁在”二字中的“岁”字，代表着“岁阳”和“岁名”两词，即天地俱在其中，这是本人纵览古今诸家之说后的结论，并不迁就辞书之解释（如1999年上海辞书出版社之《辞海》第2050页“太岁”条之解释即大错），也许，本文所陈是迄今关于干支纪年的一个最通达的讲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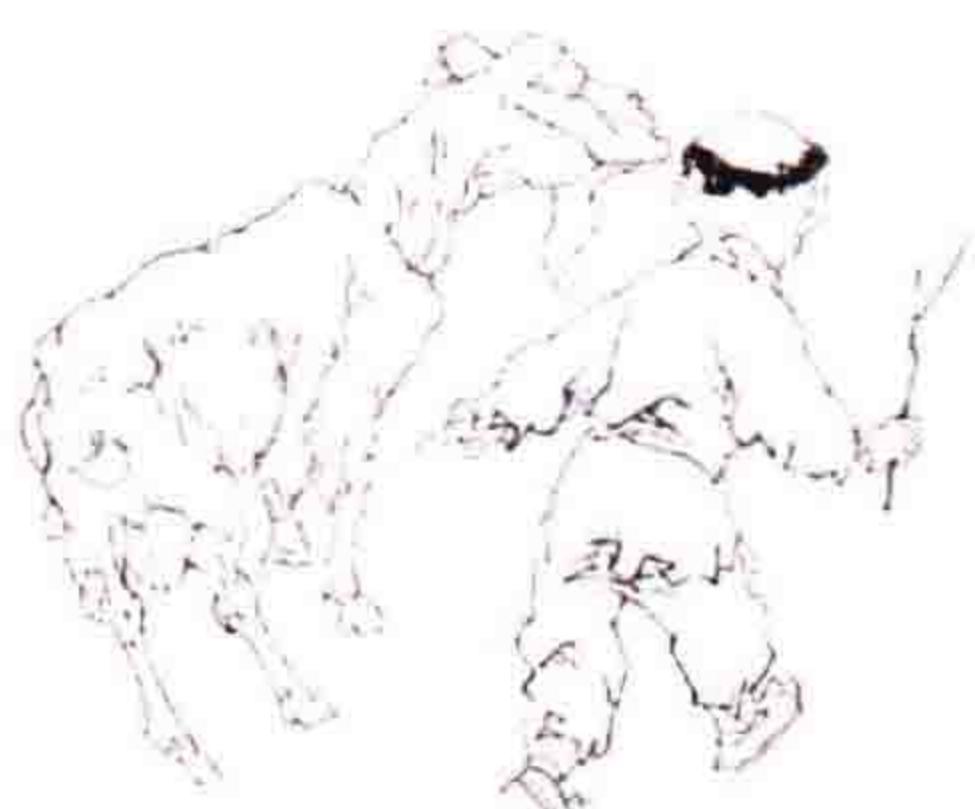
“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流俗之所轻也”（司马迁《报任安书》）。司马迁对自己的卑微处境是深有所感的，古代的天文历法，不是一般人可以言说的，因之带有卜巫的神秘性。明代学者杨升庵以为“汉世术学（范按：此处称‘术学’，有贬义）创为此名，藏用隐字，以神其说”，汉人又多迷谶纬之学，于仰天俯地之际，则更易“神其说”。

由于岁阳、岁的怪异，古人已有种种的疑窦和种种“神其说”，而今人不甘落后，更有郭沫若之巴比伦说，竺可桢的印度说和岑仲勉的伊朗说，类皆瞽者摸象，殊难圆其创说。自司马迁至今二千多年，破解的可能性越来越少，我们当然寄希望于来者。然而，我想本文的解释，已然可称再拨迷雾矣。

其实本人画十二生肖，并无意于研究十二生肖之起源，更无意于对中国古代天文历法的研讨，只是感到学术一事，终不可人云亦云，草草了事，故尔生发了稍稍言述之愿望，由此看到了一些颇有趣的学术现象，免不了略考其事，综其始终，写了两篇短文。关于干支已是不胜其繁，而关于生肖则更是谜中之谜、五

里之雾。这生肖不止汉族所独有，如彝族亦有之，且不同地区的彝族有不同的十二生肖：深山老林中的彝族，生肖中有蚂蚁和穿山甲，靠近汉人的川滇黔彝族和蒙古族则与汉族的十二生肖全同。海南黎族，则改虎为虫，倒也和《水浒传》中称虎为大虫相类。傣族则有象庞然而在。维吾尔族则改龙为鱼，“鱼龙”二字倒是时时连用，几乎成联绵词者，有趣的是柯尔克孜族有以狐狸为生肖者。总之凡属约定俗成的东西，是说不清太大的道理的，在此领域中的“神其说”不会少于干支纪年。因为民俗学又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领域，与本人作画、写诗时爽籁发而清风生的状态大异其趣。必欲写之，亦未尝不可，然则自己写来索然，以飨读者，读者必食之如鸡肋。子曰：“礼，与其奢也，宁俭”，请住笔。

范曾





干支与生肖的迷雾

干支，天干地支，中国古代纪年、月、日、时之法也；生肖，以十二地支用征个人出生之年龄，生于某年则属某物也。前者与古代之天文学、历史学有关，而后者则唯与个人之年龄有关。看似简单，但却成了中国历史学、天文学史、民俗学、图腾史的永远说不清的问题。从清初的大学者，至乾嘉的朴学家，到近世国学大师章太炎、刘师培、郭沫若，《楚辞》权威游国恩，以至坊间命书、算卦先生都各执一辞。有些是天才的幻想和臆测，有的则纯属迷信与杜撰。然而，干支与生肖的问题还会继续研讨下去，永无十全的结论成为其尽期。于是我将此文名之为“迷雾”而不敢称之为“明辨”，即本文旨在说明迷雾之所在，而不奢望拿出言之凿凿的绝对正确的答案。在迷雾中的漫行，将是有趣的诗意的历程。

一、从《楚辞·离骚》谈起

《楚辞·离骚》开篇，屈原即高其身价：“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

这里诗人亦与帝王自称天子、西方人称上帝之子一样不能免俗，十分确切地称自己是五帝之一高阳——颛顼的苗裔。他的唯



屈原

一依据是楚之先是来自北方的祝融部落的一支。“朕皇考曰伯庸”一句有两种解释：其一，皇，美也，父死称考，故此句可译为“我的有美德而富令名的父亲字伯庸”；洪兴祖《楚辞补注》引东汉蔡邕说过：“朕^①，我也。古者上下共之，咎繇与帝舜言，称朕，屈原曰‘朕皇考’。”可为此说之佐证。其二，唐注《文选》以为屈原为人子，岂敢妄称其父名而自称“朕”？我以为“皇考”不必确切指其父，而是笼统赞颂其有嘉功懿德的父祖先辈^②，而“伯庸”则或为族名。“朕”似也可理解为自己族群的泛称，不必一定解释为“我”。“朕”在没有成为帝王专用之时，如秦代之前的用法还有待细考。

屈原是极重视天生的“内美”的，因此在自报家门之后，便把自己奇妙的生辰托出，“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用两句诗隆重申述生辰，足见奥妙必在其中。按王引之著《经义述闻》之考，“摄提”即太岁之名。据《尔雅》称“太岁在寅曰摄提格”，《淮南子·天文训》云：“太阴在寅，岁名曰摄提格”，又据《开元占经·岁星占篇》称：“摄提在寅”（重点号为作者所加），此“寅”年无异义也（作者按：史界有以为“摄提”为“摄提格”之略称者，又称“摄提”为岁星名，而“摄提格”为年类名者，非关本文文旨，故从略其考）。“贞”，正也，正在也。“孟陬”，正月之春也，那么“男始生而立于寅”（《孝经》），此处之正月，便是“寅”月无疑义也。“惟庚寅吾以降”，此“庚寅”

^① 《尔雅》为“我”义，通称，谦辞。于省吾释甲骨文，则为“我的”。

^② 持此说者有刘向、叶梦得、王闿运、闻一多等。

置于年、月之后，固为“寅”日无疑义也。“寅”之义三见于此两句诗，则简译之当为“我生于寅年、寅月、寅日”，清初顾炎武判断此两句诗应该年、月、日俱全，然未言及详，是考家慎思细密家数，能谈到“年、月、日俱全”已是不易，不应苛求。至于进一步有人称屈原生于“虎年、虎月、虎日”，则不免所据阙如，不可贸然以为定论，因为文章至此，我尚未有一句提及地支与生肖之关系。在屈原看来，寅年、寅月、寅日已是生时不凡了，至于屈原之时是否确切知道自己属虎，那还是一个悬疑。

我们可以零星地在早于屈原的《诗经》中看到一些诗句，如《诗经·小雅·吉日》中“吉日庚午，既差我马”，已将“午”与“马”对应。而在公元前217年湖北云梦睡虎地十一号墓秦简中《日书》有《盗者》篇，以作占卜盗者相貌特征之用，载云：“子，鼠也，盗者兑口希须……丑，牛也，盗者大鼻，长颈……寅，虎也，盗者壮，希须，面有黑焉。卯，兔也，盗者大面头。辰（原文脱漏），盗者男子，赤青色……巳，虫也，盗者长而黑，蛇目。午，鹿也，盗者长颈小脰，其身不全……未，马也，盗者长须耳；申，环也，盗者圆面……”

这是屈原死后五六十年下葬的一座墓中出土物，不过将十二生肖中的大部分动物列叙其次（其中亦有不相合者如午、未），以作为捕盗之佐，略类今之公安为搜捕犯人据口述想象素描像，与十二生肖之神圣性似有相忤。以此之故，我们暂不将屈原生于“寅年寅月寅日”称作虎年虎月虎日，虽然后者更显得虎虎有生气，也说不定屈原更加以为神奇高贵。

二、王充《论衡》之《物势篇》和《言毒篇》

这已是屈原之后三百年的著作，三百年中有关十二生肖的记载可谓一片空白，有论者以为《论衡》之《物势》和《言毒》两篇，十二生肖之动物完全罗列，以为是生肖最早而最完备的记载。这里有两点必须弄清：（一）王充所以提十二种动物，目的是不是为了说明人类之生肖？（二）“物势”本义究竟如何？第一点，王充列举十二种动物，目的是说明天并非故生万物，一切都是偶然。他说：“传曰：‘天地不故生人，人偶自生。’”所以当他看到万物相互贼害之时，同样以为天地不故生万物，他说：“天自当以一行之气生万物，令之相亲爱，不当令五行之气更相贼害也。”他有一段文字，不可断章取义，虽累赘繁杂，亦请录于下：“且五行之气相贼害，含血之虫相胜服，其验何在？曰：寅木也，其禽虎也，戌土也，其禽犬也……巳火也，其禽蛇也；子亦水也，其禽鼠也；午亦火也，其禽马也；水胜火，故豕食蛇；火为水所害，故马食鼠屎而腹胀。曰：审如论者之言，含血之虫，亦有不相胜之效。午马也，子鼠也，酉鸡也，卯兔也。水胜火，鼠何不逐马？金胜木，鸡何不啄兔？亥豕也，未羊也，丑牛也，土胜水，牛羊何不杀豕？巳蛇也，申猴也，火胜金，蛇何不食猕猴？猕猴者，畏鼠也。啮猕猴者，犬也。鼠水，猕猴金也。水不胜金，猕猴何故畏鼠也？戌土也，申猴也。土不胜金，猴何故畏犬？”“夫物之相胜，或以筋力，或以气势，或以巧便。”（王充《论衡·卷第三·物势篇》）而这物物相胜的根本在于物势：“蚊虻之力，不如牛马，牛马困于蚊虻，蚊虻乃有势也。”由